

美術考古与古代文明

刘敦愿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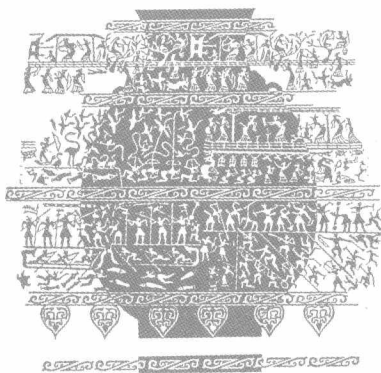


人民美術出版社

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

Meishu Kaogu yu Gudai Wenming

刘敦愿 著



人民艺术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 / 刘敦愿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102-04008-0

I. 美… II. 刘… III. 美术考古—中国 IV. K8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6283 号

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邮编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作 者 刘敦愿

责任印制 丁宝秀 赵 丹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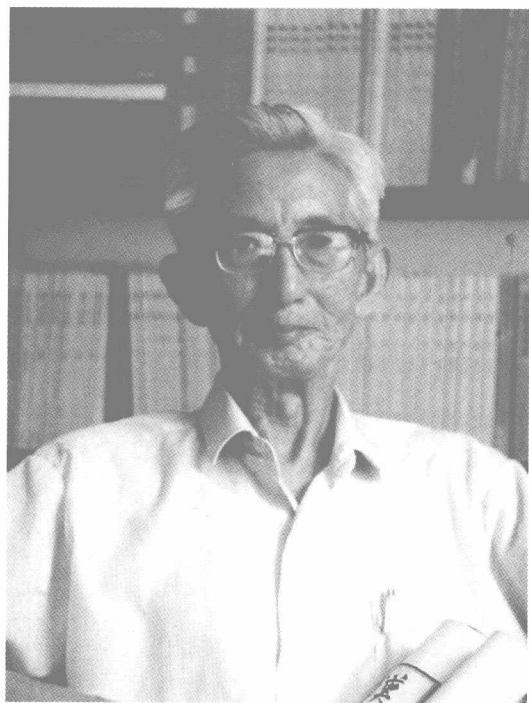
印张 29 字数 380 千 图版 218 幅

200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102-04008-0

印 数 1-5000

定 价 48.00 元



刘新集

自序

这本集子所收，都是我近30年来，也就是40岁以后所写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史方面的论文。就一个人的学术研究生涯来说，起步已经太晚，何况人到中年，家累既重，而工作的任务与地点也常有变动，因此也很难做系统的长远规划，而且我一向认为，如所论述果属真知灼见之作，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尘封于故纸堆中，需要的人自然会去查找，否则也就随它自生自灭，丝毫也不必惋惜，无非表示从前曾经有过某种意见的存在而已。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平日读书有所领悟、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受到的种种启发，尤其是中国考古学逐渐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日益丰富的地下发现随时随地都在新人耳目，往往能使文献所记化“腐朽”而为神奇，确有感受时，就随手写成大小长短不一的论文，在各种性质的杂志上发表，以求及时表述自己的意见，以供讨论与参考，并组织为讲稿，使之具有自己的个性与特点，如此而已。最近大半年来我才把旧作重新翻了一遍，选出了45篇，约三十余万字，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见解与风貌，仅在文字上做了些损益与润色，没有根本性的变动。在内容上，大体可以区分为两个部类：

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我因为在山东工作多年，对以东夷、淮夷为主的黄淮下游地区注意较多，必然也兼及齐鲁文化，可以算做是重点所在，此外也写一些与此无关的零星的考证。

二是关于古代艺术史方面的探索，主要是以考古发现为主的造型艺术的探索。史前部分，因为美术界有关著作已经相当丰富，所以没有多做论述，重点放在青铜器装饰艺术方面，这是由于铭辞是新出土的原始文献记录，可以说是“一字千金”，历代学者无不倾全力进行研究，过去早已如此，将来也不会例外，但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与深入，器物形制与花纹的研究，必然也会相应地加强，然而这二者比较起来，后者往往用做形制特点之一，而对于装饰艺术本身与纹样母体含义的探索却形成了一个薄弱的环节。实际上，这些青铜器虽

然极尽雕饰刻镂之美,然而其中所包含的问题却既多而又神秘难测,每个问题恐怕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明的,需要选择若干重点进行一些专题研究。联类而及于战国青铜器,其上镌刻的风俗画题材,内容虽然浅显明白,然而也不是不可再作商榷。近数十年来,汉代绘画艺术品有大量的发现,东汉画像石时时在增添新的资料,而西汉帛画、漆绘与镶嵌工艺的卓越表现,填补了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空白,也大可议论。

总之,全国各地每时每刻都在出土的珍贵文物,往往多是兼具史料又具艺术的双重价值,我个人所论,时常两者兼顾而以前者为主,因而仍然属于史学的范围,综合研究的性质,既不完全是考古学的,也与美学的研究并不一样。由于这些论文都发表于杂志之上,或三五千字,或七八千字,万字以上的为数不多,如果以画家作品集来作比喻的话,可以说是一本速写作品的荟萃,其中偶然有些人像手足与器官的细部素描而已。由于不是事先有计划的系统写作,自己所区分的两个部类又互有交叉,因此这个集子便很难命名,然而又必须有个名字,那就姑且称之为《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吧。

我从小就喜爱绘画,中学时代也多少有些美术史方面的知识,少年无知因而也就自命不凡,幻想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后来也成了美术学院的学生,成绩也还算优秀,然而最后却是以中国古代史与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而终其身。因此之故,无论是故旧还是新知,都感到有些突然。实际上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互相渗透,关系往往相当密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尚且如此,古代艺术研究之与古代史、考古学的关系就更不待言;主攻方向或研究重点有所转移,原不足为怪,不过其间的经过颇有些曲折罢了。

1939年,我在昆明考进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组。这个学校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由北平与杭州两个艺专合并而成,学习条件当然极端艰苦。教我素描的启蒙老师是秦宣夫教授,他出身清华大学外语系,后来特别留学法国,专门从事绘画创作。先生学识渊博,为人热情,常常以亲身经历与体验配合教学讲授,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教学内容生动丰富而又见解深刻,我特别受到教益,从古代艺术的角度接触到考古学知识,可以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在国立艺专学习了两年以后,我逐渐发现自己的气质与禀赋,并不适宜做一个艺术家,缺乏炽热的创作感情与那种“解衣盘礴”物我两忘的执著追求的精神,倒是喜欢读书,冷静地思考些问题。就其发展前途而言,如果日后勤奋有恒,将来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学者,但作为一个艺术家,肯定是没有多大

的希望了。当时我的兴趣在西方美术史方面，但考虑到主客条件的限制，学习与研究既无可能，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还没有这种需要。因此，我想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美术史方面倒比较现实，然而这仍然是一项非常“奢侈”的事业，况且国难深重，更是一切都无从谈起。当时的大后方，吉金图录还可以看到一些，四川地区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也常有出土，如果把研究领域限于先秦秦汉时期，自己可以摹写、勾勒、拓墨以作记录，研究或者可以简便易行，而且可以及早动手。然而当时各高等院校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大多疏散在乡间，图书资料难得之外，校际间的往来也极其不便，缺乏学习、交流与请教的任何可能，只好怀着无限的怅惘，在黑暗中独自摸索了。

国立艺专在后方几经搬迁，最后定居于四川巴县的磐溪，这里与中央大学所在的沙坪坝隔嘉陵江相对，因此我经常过江来旁听中大历史系的古代史课程。虽说在学术方面我曾有上述的向往，但社会的现实也使人难得那样清高与洒脱。为将来谋求职业着想，希望能多学点知识，教点文史方面的课程，专长西画一项，终究过于狭窄了。然而旁听的课程门类也不能太多，因而集中时间只旁听丁山教授的《商周史》（后来又听了他开的《史学名著选读》），开始了我对历史学的学习。当时我对于学术界的情况毫无所知，后来经中大同学的介绍，才知道丁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古文字学与古史学家，于是冒昧登门求见，表示个人向学的虔诚，敬恳前辈赐予指教。先生对此深感欣慰，认为“诚者自成”，而他也是“有教无类”，无分校内校外之别。我对中国古代青铜器装饰艺术很感兴趣，请问先生是否需要研究，是否已经有人从事研究？先生说这还是空白区域，目前研究自然没有条件，“我正在全面整理金文资料，做重点器物的铭辞断代，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做系统的艺术研究了”。不言而喻，我于国学知之极少，丁先生很风趣地对我说：“你现在还饿着肚子，我怎么带你走路呢？吃饱了肚子再说吧！”他教导我要老老实实地读书，要“读书”知之，而不要“翻书”知之。从先秦典籍读起，一本一本地读，一个字不落地读，因为一个字就是一个问题，秦汉是一句话一个问题，魏晋以下段一个问题，唐宋以下往往是一篇说明一个问题了。他谆谆教导，先秦典籍是重点所在，祖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为人处事的根本，一刻也不能忘记。当然丁先生也不是教我走“读经”的老路，根据他的治学经验，读书与资料工作之外，还要选择几种传统的与现代的科学，与古史研究有关的，依次一一专攻，多一门学问就多一把开门的钥匙，这样，学问也就能够成其博大精深了。丁先生的

主观愿望很好,想培养出真正的笃学之士,这对于专业本科学生与研究生都是很高的标准,而对我这个美术学院出身的青年人来说,就更是一切几乎都要从零开始了。毕业之后,生活很艰苦,而且只有业余时间可供利用,然而遵照师嘱行之数年之后,也逐渐体验到学问之道的一些甘苦得失,多少具备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可以向老师进一步请益的时候,丁山先生终以肺病严重,竟于1952年年初,以方过半百的盛年,不幸逝世,至甚悼痛!这自然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而我个人顿失名师,无所依傍,又不得不重新独自摸索,如果天假以年,再带我走一段路程,情况可远比现在要好些。如今老师的墓木已拱,名字也逐渐为人所淡忘,再借此机会,略记从学的经过,感谢老师的教诲与培养,并以这本连自己也颇不满意的论文集,聊以告慰老师于地下。

“学而后知不足”,学而后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之悠久、蕴积之深厚与成就的卓越,自己所能探索的领域既很窄狭,即使有所收获,也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如今更是夕阳黄昏,余日无多了。设如时间与精力还允许我继续再做些探索的话,也应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最后,附带要提到的还有以下的几件事:这本集子所用的文献记载与出土资料,都是大家所习见的,尤其是后者,大都是些著名的古代艺术品,目前已有系统的精美图录问世,随时可以参阅,因此在这里大多以线图勾勒轮廓示意,尽量减少照相图版,尤其是彩版,以求印刷的简便与节约。虽说如此,但古史与考古方面的论文,反复论证,现代语言与已经“死去”了的文字交相杂错,还须辅以大量形象性的资料才能说得明白,因此内容也相当繁琐与枯燥。在整理过程中,山东省博物馆郑岩同学与济南市文物处的大儿善沂,协助誊写稿件与描绘插图,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也附此致谢。

山东大学中文系蒋维崧教授,是位学识非常渊博的语言文字学家,也是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平日经常前往求教,此次感谢赐题书名,更可作为珍贵的纪念。

刘新集

1991年8月22日于济南山东大学

目录

自序

上编 美术考古

一 理论问题探索

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	1
商周时期的象形文字、纹样与绘画·····	14
说“文”与“文字”·····	31
试论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透视观·····	36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的时间与运动·····	49

二 山东史前陶器艺术

大汶口文化陶器与竹编艺术·····	61
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技术与艺术·····	68

三 青铜器装饰纹样的起源与母题研究

饕餮(兽面)纹样的起源与含义问题·····	89
夜与梦之神的鸱鸢·····	99
未曾得到充分发展的鹰崇拜·····	113
含义复杂的中国古代虎崇拜·····	123
作为财富象征的牛纹与牛尊·····	137
湘潭豕尊与古代祭祀用纍·····	145
中国古代艺术中的鹿类描写·····	153
神圣的昆虫——蝉纹研究·····	163
青铜器勾连纹探源·····	174
圆涡纹与《考工记》的“火以圆”·····	178
鸡卣与豨尊·····	188
鸟兽纹觥装饰艺术分析·····	193

四 古代雕刻艺术

中国早期的雕刻艺术及其特点·····	197
--------------------	-----

《考工记·梓人为筍虞》篇今译及所见雕刻装饰理论·····	212
------------------------------	-----

五 战国青铜器风俗画题材的再商榷

青铜器采桑图像的主题思想商榷·····	227
舟战图像小议·····	232
古代庭园植树与观赏养鹤·····	237
中国古代动物画艺术中的细节表现·····	241

六 汉代绘画艺术面面观

马王堆西汉帛画中的若干神话问题·····	247
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像分析·····	261
甘肃黑山岩画狩猎图像中的飞鸟·····	267
汉画像石中的针灸图·····	270
汉画像石未详历史故事考·····	277

下编 古代史与考古研究

七 东夷古国与齐鲁文化

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	289
扁鹊名号问题浅议·····	309
云梦泽与商周之际的民族迁徙·····	318
西周时期齐鲁两国的地位及其转化·····	335
齐地妇女婚恋生活古俗谈·····	349
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	362

八 古代神话研究片断

舜与弟象的关系以及舜迹的南移·····	381
从夔典乐到夔魍魎·····	392
干将莫邪铸剑神话故事试析·····	401

九 古代国族史拾零

山西石楼龙觥与鬼方·····	413
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解·····	422
吴越史二三事·····	427
女娲之肠化为神新证·····	435
释“飞鸟之所解其羽”·····	440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解·····	443

一 理论问题探索

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

一、古代造型艺术作品是实物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学是根据实物的史料来研究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这种实物的史料,既然是人类社会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因而它所包括的种类,所表现的形式,也就出人意料地复杂。一般反映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遗物遗迹,最为丰富也最为常见,这方面的例证可谓俯拾皆是,无须一一列举。此外,还包括两个重要的部类,即各个时代,不同种类与形式的古代铭文资料与古代艺术品。其内容相当复杂,并且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人们很早便开始重视它们,并对其进行搜集与专门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古代艺术品,主要是指造型艺术,即具有形体,占有一定的空间位置(两度的与三度的),诉之于人类视觉感官的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与工艺美术等等。作为时间艺术的音乐,没有形体,完全凭借听觉,使艺术形象在时间进行中展开与完成。因此,古代的音乐必然是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永远不存。考古也能发现各种各样的乐器,然而这只是演奏者

使用的器具，不是古代音乐艺术本身。至于古代绘画、雕塑所见乐工演奏时的描写与乐队的组合，严格来说，那也不过是以此作为题材，仍属于造型艺术而不是时间艺术；关于综合艺术(时空艺术)的舞蹈与戏剧，地下出土情况也大体如此，所能保存下来的，只是演奏者、表演者的服饰与妆扮，刹那间的动作与表情，舞台布置与人员组合。对此，结合古代文献记载进行考察，从观念上给我们许多有用的知识。对于在时间进行中展开与完成的艺术方面，则是无从再现了。

古代艺术品，无论是保存于地表的还是埋藏于地下的，可以移动的还是不可移动的，它们既是艺术品，同时又是一种实物史料，尤其是其中具有写实性的作品，更是一种很难得的形象性的记录。由于古代艺术品的这种两重性，因而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大量事实证明，在较早的时期，两者便曾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关系相当密切。在今天，各门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及其领域内的各门学科，彼此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协作，关系的密切程度，更是前所不见的。因此，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的关系仍然值得重视，应该继续予以探讨。现在我想就此谈谈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

二、在欧洲，古典艺术品的搜集与研究是现代考古学的先驱

这里所说的考古学，指的是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即以田野考古方法作为基础的考古学。这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19世纪中才逐渐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但是从它的酝酿时期算起，恐怕又是目前所知各种学科中历时最为长久的一种。这是因为，自发性的考古活动很早很早之前便已有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遗迹，自古迄今屹立于地表，予人深刻的印象，而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类的种种活动，也使埋藏于地下的遗物随时随地有暴露出来的可能。它们促使人们对此做出必要的解释，其中既有荒诞无稽的附会，也有某些简单的合理判断。这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后来，情况有了发展。就中国说

是近千年以来,就欧洲说是近五六百年以来,古代铭文资料与古代艺术品两个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专门的学问。这种研究,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在方法上都很不科学,很不全面。然而,现代考古学却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代铭文资料是古代直接遗留下来的书面语言。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内容的广泛与价值的重要都无庸待言。古代艺术品是往昔各时代、各民族知名的或无名的艺术家的创作,是早已失传的艺术创作。它们的形式、风格、流派都很复杂,是一种古老而又“新鲜”的文化遗产,对于今天也具有非凡的魅力。由于这两个部类的重要性与相对的独立性,它们首先受到重视并很早专门成学,这一点东方与西方也都没有两样,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东西方的侧重点却不相同,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铭文资料特别丰富,文字未曾实现拼音化,结构相当特殊,书法又成为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因此,金石文字之学的研究开始得很早,远在宋代便已专门成学,清代更有较大的成就。对于古代艺术品,唐宋时期对于壁画与汉画像石也有搜集与探讨^①。但总的说来,无论是出土的遗物还是保存于地表的遗迹,却从未被作为重点研究过;宋元以下,建筑、壁画、雕刻也都被鄙薄为工匠之事。虽然原因有待探索,然而这却是历史事实^②。

欧洲的早期考古研究则几乎完全相反。古代希腊、罗马是欧洲古代文明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遗留下的铭文资料与古代艺术品都非常丰富。但文字是拼音的,因而有语言学而无文字学,对铭文资料虽很重视,却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占有如此巨大的比重;而古典时期的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艺术品的发达与成就的辉煌,却又是世界他处所难以企及的。后来,由于基督教的兴起,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人们对古代“异教徒”的文化艺术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从15世纪起,以意大利为中心,人们开始了对古典雕塑艺术品的搜集,最初主要在罗马与意大利的几个大城市,后来影响及于法、德等国,并成为

①汉武氏石祠画像最初见北宋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南宋洪适《隶释》《隶续》中,又分别著录了部分题榜与图像。壁画研究见本书第11页注①。

②本书“中国早期的雕塑艺术及其特点”一文,曾论及中国雕塑艺术所以不发达的原因,可供参考。

新兴资产阶级的一种时尚。这种情况与中国宋代以来金石学家热心搜集钟鼎彝器非常相似，都是根据传世品与通过收购方式得来的乱掘品，进行孤立的片面的研究。不过，欧洲的早期考古活动是从美术考古开始的，走的又是另一条道路^①。

无论是中国的金石学，还是欧洲早期关于古典艺术品的研究，较之在此之前的种种偶然性、自发性的考古活动，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考古学想要形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在学术上取得重大的突破，只有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后才有可能。从古代铭文与古代艺术的研究向现代考古学的转化，在中国与欧洲，机会都是均等的，但中国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与百余年来沦为半殖民地，文化科学非常落后，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才从欧洲引进现代考古学。欧洲则不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优越，科学的先进与文化事业的发达，最初从古典艺术的研究出发，后来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化，终于突破了原来的种种局限，促进了现代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这个转化过程完整而且脉络分明，可以作为典型来说明。

从15世纪兴起的关于古典时期的艺术品的搜集与研究，内容很贫乏，方法也是落后的。到18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温克尔曼(J. J. Winckelmann, 1717—1768)作意大利旅行，实地考察未经组织起来的雕塑艺术资料与保存于地表的古代希腊与罗马的建筑，比较不同时代建筑与雕刻风格的差异，从此改变了过去根据有限的搜集品进行文献考证的方法。这在考古研究上是个重大的进步。温克尔曼是公认的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考古学调查方法首先由他应用于古代艺术的系统研究，而他的名著《古代美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一书书名也冠以“考古学”(Alterlumskunde)一词。这说明，即使到18世纪中叶，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②。

在欧洲，最初所谓考古学，实际上还只是古典考古学，包含的时限是公元前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内容主要是古典时期的铭文资料与造型艺术，范围非常狭窄，但是，到了18与19世纪之交，情况便大不相同了，考古学开始了巨大

^① [德] 亚尔多夫·米海里斯《美术考古一世纪》第一章“至十八世纪末关于古代美术品的知识”，中译本，上海：群益出版社，1948年。

^② 同本页^①

的迅猛的发展。在19世纪,有关古代的知识空前丰富起来,“考古学”不再是“古典考古学”的同义语,而是具有非同一般的丰富的内涵了。

考古学所探索的时间大大向前延伸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本身既有个发生、发展的前奏,而且也不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对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地区的调查与发掘,把它的上限提到了公元前3000年与公元前4000年;借考古学之助,人们开始知道,文明时期之前,还有一个漫长的史前时期,因为还没有文字,必须依靠使用的工具区分时代,而石器时代太长,还要再做区分,并且动辄以万年作为计量单位。

在活动的区域方面也有很大的扩展:古典艺术研究与古代考古学虽以古代希腊、罗马作为研究对象,而希腊本土因为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下,遗物遗迹还不能普遍为人所知,直到19世纪才补足了这方面的缺陷。史前考古学的兴起,使得古代希腊、罗马之外的广大欧洲地区得到考察;古代希腊殖民地的考古、古代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使考古活动范围扩展到了西亚与北非地区,超出了欧洲之外^①。

19世纪的考古事业如此规模地普遍展开,使得考古学研究对象变得非常复杂了。除了继续发现更多的、更为系统的古代铭文资料与古代艺术品之外,还有关于古代的生产与生活方面的遗迹与遗物,后者在数量上多得难以数计,其种类与形式的复杂多变更是令人无从预料。过去认为无足轻重的种种普通物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过去那种有“选择”的“挖宝”式的错误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了。科学地认识地下现象所反映的丰富的历史事实,需要完善的、科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解剖式的考古发掘、如实地记录遗物间的共存关系、严格区分地层先后叠压次序以及遗迹间的互相打破关系,后来又发明了依时代顺序作器物演化研究的形制学方法(typology,也译作标型学或类型学)等等。在今天这已是一般专业工作者必须遵守的准则,并逐渐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在19世纪中,这些方法却具有非凡的意义。就世界文化的发展而论,这也是经历了悠长岁月的探索,而后取得的

^①除米海里斯所论而外, [苏]兹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对南欧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考古有详细介绍,可供参考。

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这种科学的方法一经普遍的应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予以完善,立即使得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为之改观,以致今天一个青少年所获得的知识,就连古代最为渊博的学者也要感到羡慕了。

三、现代考古学推动了古代艺术研究的迅速发展

从欧洲文化史的发展来看,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既得力于古代艺术的引导,又否定了古代艺术在考古学上的优越地位,但是,这并没有削弱或妨碍对古代艺术的研究,相反地是加速了这方面的发展。

第一,有关的研究资料空前而且急剧地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一般问题的探索还是对专题研究的深入,都创造了有利条件。

古代艺术品与生产、生活方面的种种资料,都是人类过去社会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共同依存从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凡是进行过田野调查发掘的地方,除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以外,各个时代的艺术品自然也会伴随出土。这方面的研究不再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区与时代,而是遍及世界各地,现在有必要也有可能做更全面的探索了。另一方面,古典艺术研究不得不再依时代、地区与民族做更细致的划分,从而进行专题的、深入的研究,不断充实、丰富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的内容,而这些断代、区分、专题的研究,也只有放在世界范围内做全面的考虑,才能历史地、全面地有所了解与评价,彼此是相辅相成的。考古发现的日新月异与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发展,不仅要求历史工作者、考古学者必须密切注意新的种种发展,就是古代艺术研究方面,也同样要重视有关讯息与动向,以免使工作失误或受到局限。对于这个问题,古典考古学艺术研究的前后变化,是最显而易见的:从15世纪以来,古代铭文与古代艺术的研究便已开始,貌似极盛,实际上内容贫乏,知识有限,发展十分缓慢;真正的发展在19世纪,在希腊本土及其附近的岛屿以及小亚细亚与黑海沿岸得到充分的调查与重点发掘,埃及与意大利考古事业兴起之后。以雅典帕特农神庙建筑与雕塑群为典型的公元前5世

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艺术的发现引起整个欧洲的震惊：绘画艺术因无保存曾是个薄弱环节，后因意大利境内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考古文化中古希腊壁画与大量陶器上的“瓶绘”的发现，开始获得了补偿，证明作为雕塑的姊妹艺术，当时也同样卓越；迈锡尼文化的发现，把希腊的历史研究引向了它的“英雄时代”，并使人们看到它与古代埃及文化的影响；中亚考古与印度佛教考古的兴起，使人们看到了马其顿帝国强大之后，“希腊化时代”的文化影响传播到了东方等等。古典时期的历史与艺术，因现代考古学而获得更系统全面的研究。如果把现代考古学放在世界文化历史中再作科学的分析与比较，它的成就便更显得光彩夺目。

从欧洲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与古代艺术研究的关系来看，二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这不禁令人联想到这样一件事情：郭沫若先生曾译德国著名学者亚尔多夫·米海里斯(A. Michaelis, 1835—1910)《美术考古一世纪》(Ein Jahrhundert Kunstarchäologischer Entdeckungen)一书。在《译者前言》里，他追忆1929年旅居日本时，一度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当时需要必备考古学知识，但郭氏开始学习时，不是译读一本考古学通论，而是这本关于古代艺术研究的专著，并且认为获益匪浅，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

如果以中国为例，现代考古学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所起的巨大作用，就更为显著了。中国早期的考古研究以金石文字为主，对古代艺术的研究原本微弱，而古代艺术的研究又只注重绘画与书法，而且绘画只重卷轴而鄙薄壁画。这种封建的狭隘的美学观的长期统治，既妨碍古代艺术研究的发展，也为资本主义国家套取与窃夺中国珍贵文物大开方便之门。在中国，我们对于许多重要的具有双重价值的遗物遗迹居然视而不见，毫不珍惜，而在外人眼里中国却遍地是宝，恣意巧取豪夺，为此，我们在引进现代考古学与改变我们传统的美学观方面，曾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较之欧洲几乎迟了一个世纪之久。20世纪以来，前50年是中国考古大发现的年代，后40年，